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八

吳　沈欽韓撰

郊祀志

六宗

此卽月令之天宗鄭據大宗伯職實柴槱燎所祀得之後魏孝文帝以上帝卽五帝是一時之禮通典取之他說紛紛並是無稽詳見續志

五樂

五帝之樂也尙書大傳舜巡狩樂正定樂名貢八伯之樂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于五此五嶽之事也

亦是一義

一暮大拱

呂覽制樂成湯之事有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與此同惟作湯爲異書大傳說苑敬愼篇並作七日大拱以爲武丁時韓詩外傳作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傳記各異當從書序作太戊昏生旦拱理尤怪妄五行志作七日爲是

中霤

韋昭注卽月令鄭注彼正義云庾蔚之云複謂地上累土爲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

以後因名室爲中霤也劉熙釋名古者寝穴後室之霤

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按古制上棟

下宇其形似蓋故穿溜之處適在中也

其牲用騂駒

按周禮正祭皆無用馬牲之事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

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則遣奠

始用馬牲校人職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

云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歟𦫿謂喪祭

之馬牲當亦告于所過山川祭畢因并包之入墓耳是

古禮僅用之沈辜祈禳或以盟誓高帝刑白馬而盟漢

武帝幸瓠子決河湛白馬玉璧是也至匈奴殺馬以祭

天戎狄皆然魏書禮志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元史郊祀

志冬至用純色馬一然則秦乃循西戎之俗也

立時郊上帝

說文時武帝所基址祭地按此卽禮經之郊兆俗訛名

耳小宗伯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周之故

都所在有之而司馬遷不通經術乃以爲神明之隩諸

神祠皆聚不亦陋乎

名曰陳寶

文選羽獵賦注太康記曰秦文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

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櫝弗述宋隱引列異傳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水經注三十一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曰名曰被櫝弗述亦語曰彼二
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櫝弗述
逐二童子化爲雉雌止陳寶化爲石雄如楚止南陽也
按臣瓚所云葉君即其止南陽之雄者宋書符瑞志其
後光武興于南陽也
磔狗邑四門
風俗通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取著四門以辟盜賊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梁書許懋傳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

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湯不應傳外丙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于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歿子繼也舊書伏羲禪云云黃帝禪亭亭皆不禪奕奕顓頊以下禪云云亦不禪亭亭禹禪云云周成禪社首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直當謂封禪非禮耳史遷禮說各有所本不足辨其得失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載得二千餘主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燧人以前人心消朴不

應金泥玉檢結繩而治未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妄分爲二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

上卑耳之山

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公曰寡人大惑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具冠右袪衣走馬前疾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立拜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此

登熊耳山

元豐九域志鄧州內鄉縣有熊耳山

一茅三脊

册府元龜封禪門二十六開元十三年四月撫州三脊茅生

狸首射不來

設射下史記有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此刊

落之愈不可通按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彊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攷工記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云云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易曰不寧方來大射儀用樂奏貍首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是固王之賓射萇弘適爲此禮而史遷謬云物怪若王子年妖妄之語班氏不加是正何經術之疏乎御覽七百三十七六韜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

使人甲乙日抜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抜著口箭戊巳日抜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此亦貍首之辭乃知傳訛襲謬皆起于周衰禮廢矣

而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

按周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姚氏考春秋後語在周顯王齊宣王時）顔率東借救于齊是九鼎在東周也周本紀周君王赧卒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則遷敘事自相乖謬以理推之周鼎至重何得輕齋往宋從河南府卻至徐州一千二百里乎墨子耕柱篇夏后開鑄之於昆吾卜于

龜䇿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然則鼎之淪泗水將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耶愚謂九鼎之亡周人自亡之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爲宗社之殃又當困乏之時周人銷毀以爲貨諺云鼎亡耳若周本紀秦取九鼎其誤固不待言也左傳正義其鼎有九故稱九鼎召誥正義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兩書雜出不類如此

黃龍地蟥見

册府元龜二十一有大蟥如羊大蟥如虹

祠天齊

元和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

祠蚩尤

續志注地道記曰東平國壽張縣有蚩尤祠皇覽曰蚩尤冢在壽張闞鄉城中闞鄉即監鄉聲相近續志云東平陸有闞亭與壽張界相接耳水經注皇覽曰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蚩尤旗

陰主祠三山

輿地廣記萊州掖縣有三山按後文亦作參山知非三神山也寰宇記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海之南

祠之罘山

元和志在登州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里

祠盛山

元和志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魏志田豫邀截吳船于是山卽知其斗入海也

之萊山

元和志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里

而朱毋忌

魏志管輅傳安平太守王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朱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索隱曰澤國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藝文類聚八十引白澤圖正同御覽八百六十八引白澤圖火之精

曰畢方寰宇記鄂州多有火災占之曰東南聖水陂朱無忌遺跡觀察使牛僧儒立廟祀之

正伯僑元尙羨門高最後

索隱云最後猶言甚後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何焯曰最後是指在騶子後按此本易曉而師古謬以爲人名孔穎達疏左傳右杜斥服氏爲不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典移于小顏當矣

形解銷化

御覽道部寶劍上經曰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道學傳曰功行淺劣則入下階滅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隨功多少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日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有頭斷從一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

旁出者列仙傳司馬季主首足異處以所作劍兵解法兵解則不得在太極神仙傳鮑靚曰稽叔夜昔示迹東市而實兵解耳有形存而無骨者按此所謂羽化上品真誥運題象日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去者謂之地下主者裴君曰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進補仙職又云劍解之法上宰總真西域王君昔受于紫陽公施行道成

此三神仙者其傳在勃海中

列子湯問篇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

下帝恐流于西極失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今按岱輿員嶠已失故但云三神山也

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

列仙傳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帛度數萬千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按盧生未嘗入海大爲盧妄卻不能彌縫小缺漏

薄山者襄山也

襄史記作衰張守節音色眉反楊雄河東賦瓜華蹈衰作衰是也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則非華山以西之山也徐廣張守節皆正其誤按寰宇記云中條山在陝州芮城縣北十五里自河中府東至當州靈寶縣界次入平陸縣南望太華北瞻壺口此山薄狹而延袤故謂之中條亦曰薄山水經注引山海經作蒲山（蒲薄聲之轉）云統目總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楊雄河東賦注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襄山與薄山相接實非一山皆不得在華山西顏師古以闅鄉之南山當之是南

北迴殊眞妄人耳

岳山

此即垂山之誤

吳山

冊府元龜三十四　唐肅宗至德二年帝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按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大宗伯疏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岳吳山稱嶽由來久矣

湫淵祀朝那

一統志朝那湫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

長水

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云營近長水因以爲名按水經注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長安志萬年縣荆溪兩京道里記曰荆谿本名長水後秦姚興避諱改通典十禮三六先天二年十月講武于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列大陣于長川卽此顏師古不明出處聊云源流長也如此卽何煩注解

汧洛二淵

元和志汧水在隴州汧陽縣南一里洛水原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慶州洛原縣北三十里鄜州洛交縣南

一里二淵即華池水黑原水也輿地廣記鄜州洛交縣三川鎭元魏爲三川縣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所會爲名慶陽府志華池在合水縣東北一百里

鳴澤

武帝紀北出蕭關歴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彼鳴澤固在涿郡遒縣此云以近咸陽則非涿郡之鳴澤也水經注十六濁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西山經陰山濁谷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

蒲山

寰宇記浮州靈臺縣蒲川鄘道元注水經云蒲水出南

山蒲谷

九臣十四臣

月令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管子輕重甲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晝此類也通典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

諸布諸嚴諸逐

爾雅祭星曰布淮南氾論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諸逐蓋絕後無主之鬼逐食者

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

周辟雍故地故曰辟池所祀者滈池君也程大昌雍錄梁載言十道志鎬池亦曰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

五月嘗駒

月令仲夏天子以雛嘗黍注云此嘗雛也此殆雛字之誤宋史志宗廟薦新仲夏嘗雛以黍

木寓龍

史記作禺索隱音偶謂偶其形于木按管子海王篇食鹽禺筴之商日二百萬注禺讀爲偶史記孝武紀正作木偶馬李奇解非也

通權火

宋史禮志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爟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

房中

後漢桓帝紀壞郡國諸房祀欒巴傳巴悉毀壞房祀剪理奉巫注云謂爲房室而祀者

東君雲中君

東君即東皇太一

巫祠

詛楚文云有秦嗣王告于不顯大神巫咸此秦舊典也

族人炊

族人別一神祭法有族厲疑指老婦先炊者也特牲

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司命

風俗通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

立靈星祠

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風俗通辰之神為靈星以

壬辰日祀靈星于東南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

國之東南

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又有二十五家爲社則書社是也各自爲便置社下注謂隨其豐儉何消說

祠稷以羊豕

風俗通禾之神爲稷以癸未日祠稷于西南宋書禮志漢魏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漢舊儀官太社及太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于郊故曰郊

按此則夏四月雩祭五天帝非正月之郊也皇疏之謬如此

刺六經中作王制

盧植據以斥四十九篇之王制正義云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亡周之後也列國各開其阡不必定在周亡後　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案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劉向未嘗

以入四十九篇也若果時王所爲戴慶二家恐亦未肯

傳習

日卻復中

册府元龜符瑞二十二日中有王字風俗通正失篇文帝立

爲代王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劭云即位時已

昏夜日不再中按文帝兩傳日再中事又御覽八十八春

秋演孔圖云文帝戴玉英光中再緯書之妖妄與新垣

平等

後常三歲一郊

宋書禮志明帝泰始六年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

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疏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齊書禮志尚書令王儉議武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隋志梁武帝南郊常與北郊間歲通典後魏歲一祭陳制亦以間歲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後周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不言歲祭當是歲祭隋高祖爲圓丘再歲冬至之日祀孟春上辛祀感帝通典大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圓丘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遍考宋初因舊唐制長編曰太祖南郊凡四按宋史禮志圓丘祈穀雩祀明堂謂之常祀其天子親行者實三年一郊也高宗紹興十三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圓壇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終高宗內禪就三年之例猶有不能如期者如理宗四十一年裁一郊明史禮志每歲所常行者四祭與唐宋同

虒氏館

史記作褫按字不當從石當從如淳讀元和姓纂十二

齊有遞姓云今同州澄城縣多此姓自云銅鞮氏避仇改亦單姓蹄蹄郎聚之俗

先後宛若

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或曰先後漢武帝故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祠竈後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以己丑日祭之得福

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

晏子雜篇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齊桓公時無柏寢金樓子立言篇云齊桓公臥于柏寢又本此而謬說

少君病死

葛洪神仙傳少君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卽使人聞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乍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觀之并使人受其方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使屍所在按此事劉向所

不屑言又出葛洪之徒妄造也抱朴子論仙篇以爲出
漢禁中起居注又云董仲舒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
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以假途求
其財道成而去神仙傳復云董仲舒服少君藥乃身輕體壯是又援儒入墨
之比矣

奏祠泰一方

楚詞九歌有東皇太一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宋均叶徵
圖注北極神之別名石氏星經亦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薇宮門外承事天皇大帝古文苑黃
香九宮賦云伊黃虛之典度存乎文昌之會宮嚮華蓋

之藏裁依上帝以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綱

又云左青龍而右[illegible][illegible]前七星而後騰蛇徵太一而承

羣神趣熒惑而叱太白然布行九宮自謂天帝非謂太

一一星可徵矣隋志梁南郊從祀太一天一位五官神

下開元禮圜丘壇外第一等祀五帝日月二等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唐舊志天寶三年

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

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

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

符正北曰太一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

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于

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玄宗親祀之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見祝版九片陛下親署御名稱臣臣伏以爲過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太常卿王起等議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吉本作嵩依册府改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公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火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

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按王砅素問注此九星即北斗九星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覩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範圍亭育有助昌時請自今以後郎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惟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己稱臣于天帝無二尊故也敕旨依付所司至宋有九宮太一又有十神太一夢溪筆談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宋志作直符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宋志作四神太

按星經太一只一星未知流俗何以名爲十神

宋史禮志景祐二年學士章得象等言司天監生于淵役人畢訓所請祀九宮太一依逐年飛移位次之法案鄭艮遇九宮法有飛棋立成圖按宋藝文志作鄭艮玉三元九宮一卷九宮應瑞太極圖一卷每歲一移推九州所主災福事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聖己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元豐中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禮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爲比請依祝議爲大祀其祝版郎依會昌中故事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按漢武始祠太一一位唐天寶初兼祀八宮謂之九宮貴神漢用犢凡七日而止唐祀類于天地今春祀九宮太一用

羊豕其四立祭太一宮十神以素饌加酒十神太一九宮太一與漢所祀太一其是一神而所爲殊異似非禮意詔禮官詳定依舊制有東西中三太一宮皆五福太一居首雍熙元年甲申歲五福太一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元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按筆談云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于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宮太一宮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五福太一下一移入中都請建中太一宮崇禧觀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令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則

爲後殿各全其尊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按沈括稱最尊之太一即漢所祠者耳然謬忌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經典有明文歷代郊祀反謂太一之佐是以太一爲天之最尊者也大宗伯疏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之先合元氣以布斗當是天皇大帝之號也鄭云天星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一名大一帝君帝君通解引作常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會昌一品集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與太一掌十有六神

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人神和而王道平
開八通之鬼道
續志注引黃圖上帝壇圖八觚辟神道八通廣各三十
步
天一地一泰一
册府元龜五百九十二 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天一掌八氣
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權衡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
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
人和而王道昇平及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
其間宋史天文志天一一星太一一星在紫微宮門右

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在天一南相近一度天文志陰德或曰天一

淮南天文訓太陰或曰天一

常以春解祠

春官男巫招弭以除疾病注弭讀爲敉招敉皆有祀衍之禮論衡解除篇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善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按此則解祠者祓祠之祭也

破鏡

述異記貘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孟康謂食父
非也禽獸本無父

冥羊用羊祠

東山經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其神狀皆人身而
羊角其祠用一牡羊

武夷君

寰宇記武夷山在建州建陽縣北一百二十八里顧野
王謂之地仙之宅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得名
又郡國志漢武好祀天下嶽瀆此山與祭故曰漢祀山
董斯張廣博物志武夷記混沌初開有神曰聖
姥母子二人居武夷山後眾仙立爲太姥聖母

陰陽使者

事文類聚江州太平興國宮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于庭殿因立此祠蓋此類也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南史宋孝武殷淑儀卒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于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蓋巫師自有此術不足異也太平廣記所載尤多今鎮江府人亦有此術

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

史記作王夫人按李廣利以太初元年爲貳師將軍若

李夫人以元狩三年卒距太初之元十有五年廣利不應至此時始進用也又南粤滅在元鼎六年此志有云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而李夫人之進以延年歌北方有佳人得召見又在延年後明矣其死安得反在元狩時乎考史記三王世家王夫人者與衛夫人並幸計其始進當元光時至元狩二年卒前後役相當然外戚傳漢武實悼李夫人惟少翁之誅在元狩中李夫人卒不得有少翁也爲傳之誤若此志無一是者史記作王夫人又是一事而兩傳之誤論衡自然篇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王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出而迎之忽不復見此本史記而附益之也

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書

史記作手書此必阿顧冀加刋潤以詫流俗也爲與僞

通用然寫史傳何必改僞作爲以矜詭奇

又作栢梁銅柱

三輔黃圖栢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在長安城中北

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

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言與人音等

吳志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

語言飮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亦此類也

后土宜于澤中圜丘

按此與前文天好陰于高山下畤地貴陽于澤中圜丘同謬也禮器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鄭以圜丘方澤解之是也若謂好陰貴陽何不夕日朝月蓋當時廷臣鮮有通經禮者董仲舒號爲老師惟知正月上辛一郊而已其郊祀對言周公甚謬況若輩乎

文成食馬肝死耳

索隱曰論衡云氣[illegible]食走馬肝殺人儒林傳食肉毋食馬肝是也

掊鼎得鼎

虞荔鼎錄云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蹴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末然之狀册府元龜八十開元十一年二月祠后土于汾陰之脽上有司奏修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一斗色皆青又獲古甎長九寸上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長樂未央按此則漢于此得鼎復作鼎以鎮之也

文鏤無欵識

鼎錄曰其文曰壽老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刻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復篆此上

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按此云無數識未知孰誤

至中山晏溫

長安志仲山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雲陽宮記曰宮南三十里有仲山俗傳高祖兄仲所居今山有仲子廟淮南繆稱訓暉目知晏注云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

黃帝作寶鼎三

舊唐志武氏萬歲通天元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八州鼎高一

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
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賈膺福
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
鐘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方令曹元廓圖畫之宋史禮志
徽宗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九鼎于中太
一宮爲殿奉安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北方
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東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
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東南曰岡鼎其色綠
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
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
曰魁鼎其色白祭以
立冬八鼎皆中祠　鄭居中言亳州太清宮道士王與
之進黃帝崇天祀鼎儀決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宮太一
合于漢津所上帝賜夏禹隊文同修爲祭鼎儀範成鼎
書成十七卷按公孫卿進黃帝鼎書徽宗復效之其愚

又在武帝下

皆嘗鬺享上帝鬼神

說文鬺煑也集韻或作[illegible]按鬺毛詩作湘傳云湘亨也是鬺已具亨義下亨字當如服虔音香兩反師古作亨音普庚反非楊雄太玄竈首次五鼎大可鬺司馬溫公集注鬺當作[illegible]音[illegible]

黃帝得寶鼎冕候

史記作宛朐武[illegible]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素問天元紀大論黃帝[illegible]五運之主時也何如

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摠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又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亦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

按此即所云迎日推策也李文貞云此一段傳聞只是黃帝作歷事黃帝得策作歷正與取竹造律同一符應

黃帝僊登于天

抱朴子金丹篇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
仙以傳𤣥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
積玉如山勿以告之
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御覽七十八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
出谷口分九州長安志雲陽宮記曰冶谷去雲陽宮八
十里封禪書所謂谷口也其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入谷
便洪潦沸騰飛泉激射兩岸皆峭壁孤豎橫盤坑谷慄
然凝冱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慄秋晚候
緼袍不燠所謂寒門者也

因名其處曰鼎湖

王子年拾遺記薰風至眞人集乃厭世于昆臺之上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博物志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爲黃帝象帥諸侯奉之

其下四方地爲㬙

春官神仕注云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疏云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 卽此之㬙也㬙與綴同續志作醊云郊兆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外壝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是也亦與蕝蕞畷義相通用各異耳樂記其舞行綴遠注作

鄭正義緜謂鄭也鄭表鄭人行位之然鄭位亦立表鄭處立表鄭以識之說文鄭讞也
依四方也宋脩志並作鄭皇帝劉郊壇博士太常引入
黑攢
其贊饗曰
春秋繁露篇郊祀郊祀日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
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
敬拜皇天之祜亦見大戴公冠按此古祝辭漢所用也今以得
寶鼎故刖爲辭
以牡荆畫幡
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或取牡荆以作六陰

神將符符指敵人章木狀當淸有杜剌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晝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爲淸角淮南覽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注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

風俗通孝武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宋志作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以姓冠章耳按世本云伏羲造瑟故小顏以爲伏羲氏其實使素女鼓之則黃

帝也抱朴子極言黃帝論道養則質玄素二女

高世比德于九皇

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若春秋繁露三代篇之義殷建白統與夏虞爲三代而退唐于五帝之末與高辛高陽黃帝神農爲五帝推庖犧爲九皇恐非此義

皮弁縉紳射牛行事

夏官司射祭祀則贊射牲注云烝嘗之禮逸禮篇名有射豕者楚語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册府元龜封禪門唐高宗永淳二年詔以今年十月有事嵩嶽議

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眞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餘事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記禮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牢牲總畢若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續志元封時封禪故事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

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金繩用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舊唐志元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時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示百朕僚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

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亦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承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

泰山子侯亦云小侯也御覽六百六十三　劉向列仙傳曰稷邱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東巡將至太山稷邱公乃冠章甫衣黃擁琴來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傷足帝必欲上及數里果如言但諱之故祠而還爲稷邱公立祠後戸粱書許懋傳曰子侯暴卒厥足用傷指此事也

肅然山

輿地廣記襲慶府即兗州　萊蕪縣有肅然山漢武帝禪肅然即此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按長白山在齊州章邱縣東南三十里距泰山遠漢武非翌日所能

至非長白山也

下詔改元爲元封

自此以前皆是從後追稱至此始眞改元有號也後世因之其甚異者一歲則三改元如唐睿宗景雲三年改爲太極元年五月改元延和至八月内禪又改元先天是也又或去號而歲之稱元如肅宗上元二年詔去上元之號但號元年每月以所建爲數當時詔書但云建卯月建辰月是也舊唐書帝紀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制曰春秋五始義在體元惟以紀年更無潤色至于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永代而作則自今以後朕號惟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

諸侯有朝宿地

據公羊義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解左氏者義亦同之此誤也左傳正義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索隱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亂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按文心

雕龍哀弔篇云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然武帝豈有殺

之之理乎洞仙傳有武帝思車子侯歌疑是僞託

迺命粵巫立粵祝祠

風俗通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

令巫祝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

巫者忽死

鷄卜

論衡卜筮篇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

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初學記九二十楊方五經鉤

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御覽

七百二十六春秋後語蘇秦蠡卜隋書西域傳女國鳥集掌上破腹視之有粟則年豐謂之鳥卜埤雅虎行以爪坼地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奇偶者曰虎卜如此類者甚多明鄺露赤雅云鷄卜以雄鷄雛執其兩足鷄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綫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視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竹筳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又有卵卜請鷄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吉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卽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書奇古卽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耳師古謂二觀非是按索隱引此不云漢書而云小顏以爲作益壽延年二觀此果同顏私定非漢書本文

迺作通天臺

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表曰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又云通天臺徑九尺法象以九聚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按彼所云明堂重屋皆謂

之通天臺特漢武著名耳三輔黃圖漢武故事並通天臺于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按此妄誕也

生甘泉殿房內中

韓非內儲說下燕人李季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謂內櫃之中　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縑布絲帛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

乾封三年

按唐高宗封禪改元為乾封是以方士之誕擬漢武之愚

爲舊章也羣臣無學術至此

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釋山江南衡又云霍山爲南嶽風俗通衡山一名霍言

萬物霍然大也詩嵩高疏云衡之與霍蓋之爲岱皆一

山而有二名也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西

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

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以此兩山爲名非從近

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

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此段郭注今爾雅注

疏木脫落晉志穆帝升平中何琦論曰自永嘉之亂神州傾

覆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臺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今宜修舊典嶽瀆之域咸蒙德澤元和志漢武帝移于江北霍山隋文帝復移于今衡州衡山縣

上黃帝時明堂圖

隋書宇文愷議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溼不能傷遷延而入之則明堂又不始于黃帝三輔黃圖明堂黃帝曰合宮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明堂位正義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此道里太遠）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

說明堂文王之廟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明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記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闕本誤九堂十二室據大戴記改湻于登之言取義于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爲之玉藻正義此下有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水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

亥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餘並同如鄭此言用涓于登之說也詩靈臺正義鄭以靈臺辟雍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盧植蔡邕穎容賈逵服虔諸儒皆用大戴禮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論者合以爲一體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囚俘截耳瘡痍流血非其理矣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

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别非一體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庭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明堂以祭鬼神故

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于可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此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以上詩正義光武立明堂續志未詳制度通典以爲依大戴禮也宋志孝武大明五年經始明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或以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氏注禮義生于斯按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五

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按周書明文此在雒邑鄭注考工記王藻樂記斯干詩皆本其義若豐鎬舊規未必然也顧命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堂疏家不推作雒命篇之義故遇言明堂制如路寢東西回互　諸儒又云明堂究無了義陳祥道等妄論益不足信

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南至于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李謐譏之云聖人愛羊于禮殷勤而重之裴氏子之于禮任意而忽之　參詳鄭氏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朞數冊府元龜五百六十三南齊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儉議也按南齊志不詳制度恐還從宋舊未可遽　隋志梁武帝

欲改作明堂制曰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西相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五郊也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則有左右之義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參無相干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靑帝

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殿五間以爲五佐室按如梁武言則又爲五堂十二室三十六戶自作憲章無所依據夫聽朔布令必于明堂正以對越明神益昭嚴恭祗畏何人神混淆之謂乎此爲妄論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元魏議建明堂袁翻劉芳並從五室之制魏書賈思伯傳思伯議曰攷工記夏殷周皆五室戴德記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

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五帝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若明堂是廟齊宣王不應有毀之間且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攷工者多矣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

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宋朱熹申其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戴氏九室之言察于廟學之議于辟靈臺之說裂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北史李謐傳謐明堂制度篇曰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太廟太室之東青陽當太室南者明堂太室之西總章太室之北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攷工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鄭氏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个弃而不顧反飾以巧詞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文出何經典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按謹課會鄭旨謂四維各不相屬故有此疑不知五帝本合系鄭義自謂連屬之中有四維之分交者如賈思伯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也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爲按記明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何得云三室居六筵之地又鄭知四方分堂之制不可通故云居四維則每室自二筵自無妨南北七筵之制譏何損于賈思也假在儉約爲陋過矣爲

鄭學者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戸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戸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戸二尺之窗窗戸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倘不然矣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戸牖之間不踰二尺也明堂位注曰設斧扆于戸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較然可見以世代驗之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戸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

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周堂大于夏室見牛弘引馬宮議又云室中度以几而復云凡室二筵不以几還自相違賈疏云室中坐時憑几堂上行禮用筵各因物宜若泛言其深廣無妨以二筵通之證又成妄難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大戴盛德篇得之于戶牖而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兩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其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曆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此謂南北七筵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

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籍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蔡伯喈議其修廣之不當而未思其九室之誣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因僞飾詞諒可歎矣按諸之論只校量考工大戴二家制度隋書牛弘傳弘上議曰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屋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氏之說則夏

屋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
文周大爲是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
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
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
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
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
須升堂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
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少北

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幣神位有三加以篚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通典云帝則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大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按謂之大享則自當合于堂中不于當室明矣何云丈八之室乎弘之疑此又非通解　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太山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蔡邕具爲章句論之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晉侍中裴頠議直爲

一殿以祀宋齊以還咸率玆禮此乃世之通儒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房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尚書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亦作斗升、斗字易混白曰顯祀亦作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亦作符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若立九室四無所用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必須上圓下方必須重屋必須爲辟雍者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據郊祀志黃帝明堂水圜宮垣以此而言其來則久

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刱並成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角楣徑二百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時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宇文愷傳煬帝時奏明堂議曰攷工記夏后氏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博十七步半臣愷按三王之

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記云堂修七博四修一則應修七步今堂修十三步乃是增益記文營校古書並無二字按鄭注云假令堂修十四步原是假設之詞後人或因注文改七步爲二七揆之所謂容或有理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其兩杼間爲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諸說盡然鄭注獨爲此義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以下冥弘議略同故節之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

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棟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愚按說明堂者甚多通典遐考不詳搜采故略著之統觀諸義惟牛弘斟酌羣言實制作之本務非鹵莽之肊說也其唐宋制度詳續志至南宋講學者又主九室以爲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

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則靑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靑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然按月令之左右个皆連一室而言得云靑陽之左个右个令別爲八室則月令當云左室右室矣故如買思伯之論左東右西前南後北中爲太室其左右相通得謂之左右个也彼旣誤以左

右个爲別室故云如井田之制中央土室在中曾不思前後左右各二重則黑暗若穴豈復可居孔穎達月令正義云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太以夏月太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于四角之室也如是中室本大于餘室今能在八室之中勢不得寬豈可居乎若楊復又以爲一堂九室非眞有分隔以帷幕幄奕爲之則凡宮殿皆可爲之非先王之大物彼習聞宋之明堂爲幔室于殿也其陋且妄益不足言然則言明堂者必循五室而始可言復古也　又按漢書

人論此事莫佞巧于蔡邕莫狂悖于顏師古舊唐志貞觀十七年師古議以爲王居明堂可知即是路寢常居彼謂周書作雒未能通句讀而妄欲合爲一處又不知古之大饗帝竟在燕居私室褻慢鬼神此經傳明文而敢于蔑弃小人無忌憚與蔡邕義又別矣彼又云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補其闕漏彼之議明堂了無經書徒將周禮以下一或肆慢屬而已而歐陽修禮志稱魏徵及顏師古並當世名儒論止如此夫魏公之論以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與經義先儒相合謂魏公名儒固也師古與魏公大背謬焉可並論乎其鹵莽固之不待言修之學術亦顏師古之流類耳自采宋志若沈約魏收宋濂等雖葉雜無條貫然其節目皆是舊章足可推尋修之爲唐一志也李憲墳裂首尾衡決嗚呼狀詫之聲播于行間而一朝故實若游光野馬之閃爍焉幸有舊書及會要六典等在可討尋其本末沿革耳優慧文人不可令修史後世當以爲戒

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

唐志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

言曰臣伏尋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册府五百八十五作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按儒林傳伯莊爲國子助教刋本誤脫上人也新志作豆盧寬世系表同册府亦脫一豆字）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樓明觀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坐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

漢書疏證卷十八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宋元煦校

吳鴻望校